

时代
变迁
回望
凝视
追溯

耶鲁札记

一个游子心中的故乡

斜阳芳草 风雨如诉



一个学者眼中的耶鲁 岁月如梭 情怀依旧

苏炜 著

YALE JOURNEYS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耶鲁札记

苏炜 著



一个游子心中的故乡

斜阳芳草 风雨如诉

一个学者眼中的耶鲁

岁月如梭 情怀依旧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耶鲁札记 / 苏炜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94-0445-9

I. ①耶…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1080 号

书 名 耶鲁札记

著 者 苏 炜

责任编辑 蔡晓妮

责任校对 黄 婷 王娜娜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捷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445-9

定 价 3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岁月·行旅

——《耶鲁札记》自序

雪满千山行独夜，声喧九域守荒晨。

——《甲子杂咏·三》

仿佛是人世万千因缘里的一次偶遇——这本书，以《耶鲁札记》命名，却一个不小心，又触碰到一道人生与哲学的大哉问了。

“行旅”，即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确是中西哲学、宗教与科学的一个终极性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据闻，墨西哥国家博物馆门前，就刻着这么一道铭文：“人啊，你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其实，我们最熟悉又最古老的名句，来自唐代大诗人李白：“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李白此言，却又源自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可见，“行旅”之谓，微言大义，其涵括天地人生、历练古今中西的非凡分量了。

耶鲁，确是我迄今整整一甲子的人生行旅中，一个最重要的驿站。同时，也是命运赐予我的一张最平静的书桌，一方最辽阔的舞台和一个最温煦的港湾。滚滚红尘，茫茫逆旅，于万水千山之外，百千劫遇之间，耶鲁何以选择了你？你何以结缘于耶鲁？——以《耶鲁札记》为题，说白了，正是想向自己提出诘问，也想向读者剖白：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用当下时语，“耶鲁”，确是一个“吸引眼球”的名字。本书以“耶鲁”入题，除了为着成为数年前同在凤凰集团出版的《走进耶鲁》的兄弟

篇之外，确实也与作者多年任教耶鲁的身份紧密相关。不经意一算，笔者在耶鲁的讲坛生涯，将近二十年了。但本书中关于耶鲁有关的篇什，主要的并不是关于耶鲁的历史沿革或者一般的见闻轶事；更多的，其实是在耶鲁的日常履痕中的即兴感悟。其牵扯着我的“耶鲁思绪”的，反而是大洋相隔的万里之外的故乡故土上，那些或者令人忧心如焚或者只能冷眼默对的现实关怀和社会寄托吧。

日常在课堂上、闲谈中，每当向学生和友人随意言及自己的来历故事，他们常常都会惊诧连连：哇，你好像是从一部好莱坞剧情片里走出来的主角哩！见你总是这么一副乐呵呵、没心没肺的样子，看不出你的人生道路上，曾经有过这么多的跌宕、坎坷呀！那么多的汗泪悲欢、血火遭际，你是怎么活过来、走过来的？本书，恐怕很难编撰成一本自传式的人生故事。虽然胡适先生还在步入壮年的时候就写了自传体的《四十自述》，并且以史学家的睿智，终其一生都在倡言“自传的写作”，积极劝说身边长者写自传，及时为历史留下第一手的鲜活资料。以此为由，已经有不少友人一再提醒我：你们都属于经历过时代大风潮的人，记忆是会不断流失和走样的，应该及早对自己的人生有所记录。本书第二辑收入的岁月追忆断片，可算是对这一善意提醒的一个不够严谨的回应，也是对“你从哪里来”的问询的一种不成形的答案吧。

教书的人常常都会这么说：讲台其实也是舞台。一上台就不能“欺场”，必须全身心投入。所以，“戏比天大”，乃演戏人对舞台的敬仰；本书开篇的“教书比天大”，则表述了笔者对教学讲坛和“耶鲁精神”的另一种景仰之情。书中篇什中提到的耶鲁教坛趣事和校园故事，可算是自己在耶鲁这一方人生舞台上的点滴行迹与思见感悟吧。可是，笔者也万万没想到，耶鲁，竟然会真的把自己推向生命中一个真实的舞台——近几年的生活中，自己真的要时时与舞台打交道，不时要在华夏、海外各地的舞台上留下具体的足迹履痕，说起来也可算是“匪夷所思”。本书第三辑收入的关于交响叙事合唱——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一组文字，就是笔者“一个不小心”成就出来的一段舞台奇缘。又因为耶鲁乐队两位著名指挥的青睐和“加持”，使得这个本来于作词人和作曲者都算是“无心插柳”之作，几年间忽然绿树成荫，在海、内外诸般舞台——从坊间、院校到殿

堂级的舞台上都盛演连年，而因之引发热烈反响和不少争议，成为自己耶鲁札记中一个不得不认真面对的“生命事件”。或者干脆这么说：《岁月甘泉》已成为自己人生舞台上的一段重要话题，需要不“欺场”、不弄巧地去真实面对。所以，我不揣冒昧在本书中留下了这些具有争议色彩的文字，也算是为自己的人生行旅留下一道特异的风景。“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历史话题，牵扯的方方面面巨大而复杂，本专辑的文辞很难具体尽述，却只是给出了几个基本的情绪取向和思考维度。其间的甘苦百味，欲说还休，剪不断，理还乱，恐怕就是身在其境之人，才能深切体味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几十年的笔耕生涯让我深知：为文之难，一如为人；或者说，为人之道，亦一如为文。我是相信“文如其人”之说的。我从不讳言自己偏爱“有温度的文字”。正如自己心仪的行事为人之道，是需要火光烛照、同时也需要释放温热一样。我甚至为这个“温热”的话题，与某一二位知名文友发生过正面的碰撞——我写不出那种“一‘酷’到底”的文字，也不善于以过于谐谑与“cynical”（玩世）的文辞去表述自己的人生感受。因为有了人生根底和字行深处的那点“火光”和“温热”，我甚至找不到自己为文的基本动力。我以为欠缺“地气”“血气”与“金石气”，始终是当代汉语文学的硬伤。虽然，“温热”并不意味着“酸的馒头”（sentimental，感伤，滥情），也并不等同于缺钙少铁的温情主义的面世态度。“赋到沧桑句自工。”我深信，以人生历练与感悟为底蕴的文字，“温热”及其质感、质地，会自在其中。这，或许是我对本书中自己在文字中有所着力之处的一种“夫子自道”吧。

本文开篇之首所引的诗句，为自己近年另一个文字着力的处所——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重新学习，我以为是当今汉语文字工作者的另一个业内修行课题。本书的《“练摊儿”小札序》记述了其中的因由故事。因之，我特意在本书散文化的叙述语境中，不时插入自己近期的诗词习作，算是给读者的阅读多增加一道风景，也是向诸位方家、同行抛砖引玉并乞请赐教吧。

——是为序。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写于耶鲁澄斋—康州袞雪庐

目 录

岁月·行旅

——《耶鲁札记》自序	001
------------------	-----

辑一 耶鲁之晨	001
---------------	-----

“教书比天大”

——耶鲁大风雪记感	003
-----------------	-----

秋心再题	006
------------	-----

春假放归说耶鲁	009
---------------	-----

耶鲁毕业生听到的临别赠言	011
--------------------	-----

“耶鲁服务日”的启示	013
------------------	-----

朗读的意义	016
-------------	-----

幸福指数的大哉问

——写在加勒比海游轮上	019
-------------------	-----

“虎妈”与“盆景”	022
-----------------	-----

有感于“费正清中心”四十周年	024
----------------------	-----

辑二 岁月之流	029
---------------	-----

大个子叔叔

——下乡第一章	031
---------------	-----

蓝手

——下乡的第一段秘密	035
------------------	-----

书箱渡海

——下乡第一难题	037
----------------	-----

胶杯猪肉	
——下乡第一餐	039
队长的眉头	041
班长的身手	
——“砍芭”的学问	043
对着大山读书	
——“儋耳山”与“纱帽岭”	046
阿光和阿光们	
——关于“失踪者”的另类思考	048
辑三 “甘泉”之缘	065
《岁月甘泉》的耶鲁缘	067
“我”和“我们”，“当下”与“当时”	
——关于知青组歌《岁月甘泉》的创作思考	075
卡内基音乐厅演出之后	080
在苦难中掘一口深井	
——为知青组歌《岁月甘泉》深圳、香港演出而记	083
十一月的节日	086
辑四 天地之门	089
天地之门	
——休斯敦纪行	091
千岁之约	
——北加州行	096
记住那双脚	
——墨尔本战争纪念碑抒怀	105
豆青龙泉双耳瓶	
——追念铁生	111
翁山访画	121

记芳魂	
——遥寄父亲	129
秋光神笔	135
雅歌行旅	137
西湖晨茗	144
辑五 夏虫之见	149
此心宽处即家园	
——读《海外华裔作家访谈录》	151
与林怀民谈“云门”与《九歌》	157
“练摊儿”小札序	
——遥寄张大春	161
“摄影发烧”小记	164
闲情里的格局与深味	
——知人论世说刘荒田	167
在错位与并置中造就新视界	
——读《他乡故国》	173
“幽草”与“雾水”	
——读谢炎叔叔《幽草集》	178
那一道纯亮的眼神	
——我读胡仄佳	184
人的可能性和艺术的可能性	
——我读马莉	188
那支深海的红珊瑚	
——《无穷镜》读后	194
张充和与“雅文化”	
——在耶鲁东亚图书馆“古色今香：张充和纪念会”的发言	199
愿为波底蝶 随意到天涯	208

张门立雪

- 我和我的耶鲁学生跟随张充和学字、学诗的故事 217

古墨缘

- 和张充和一起欣赏她珍藏的古墨 226

九生一死

- 《耶鲁札记》后记 234



辑一 耶鲁之晨

“教书比天大”

——耶鲁大风雪记感

二〇一一新年伊始，美国东部连续遭受了数场规模惊人的暴风雪袭击。从华盛顿、纽约一直到波士顿，东岸沿线的城市几陷于瘫痪——机场关闭、公车停开、学校停课，高速公路则车祸连连。某日早晨起来，打开车库门，积雪足足厚达二十几英寸，外面风雪还在肆虐，车子却无论如何开不出去。我退回屋里，打开电脑，接到同事转来的系主任通知：如果风雪太大，交通困难，今天的课程可以取消。“圣旨”在握，我乐得当一天风雪寓公，便发电邮通知学生停课改课，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发呆。

只是我不知道，此时的耶鲁校园，风雪弥漫之中，开学各门专业课程的第一堂课，大都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地在进行之中。第二天大雪停止，我如常回校上课。下午临下班，接到孙康宜老师的一个电话，请我下班时顺带把她捎回家。我略略吃惊：难道是因为下大雪，康宜老师自己不敢开车么？细问之下，我愣住了——六十过半的孙康宜教授是我们东亚系最资深的、也是唯一的中国文学讲座教授。原来，为了不耽误学生大雪天的正常上课，她已经在学校的简易招待所住了两晚。日后我从耶鲁校报获知：按课程表，昨天全校共有五十八门专业课要开，世纪大风雪中，其中五十门课照常如期开讲；而敝人所任课程，正是那八门的停课之一！

——不是来自校方的硬性要求（院长反而是一再发电邮强调安全第一，请任课教师自主决定课程安排），全校却有五十多位资深教授，在接到暴风雪来临的天气预报之后，提前一两晚住进校园，连续多日不回家——有的自掏腰包住入附近的旅馆，许多人干脆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过夜，只是为着不受风雪干扰，全力以赴为新学期开课启程。

那天顺路送康宜老师回家，她微笑着告诉我：这是耶鲁教授们坚持多

年的对应风雪之道，因为耶鲁有三百年来不因天气停课的老传统，“这也是一种 Professional 的坚持呀！”

我心头一震，脸上不禁红了起来。

“Professional”（专业性，专业化，专业精神），在中文里常常被译为“敬业”；但它在英文里的意义，却有着某种特殊的标尺，特殊的沉重。

任何“职业中人”，恐怕最大的过失、最怕听到的批评，就是这个——“unprofessional”（不专业）了。全力聚焦本科生的教育，重视课堂教学，对教书有一种近乎宗教性的崇敬，这确是我在耶鲁任教十几年来所深深感受到的“耶鲁精神”之一。美国常青藤大学都以拥有众多大师级的大学者、名教授著称。但在别的某些名校，大牌教授们忙着飞来飞去到世界各地出席各种学术会、研讨会，课堂教学往往就交给他们的博士生或者 TA（助教）代庖，以致留下了众多诸如“教授在哪里？教授在空气（air-航班）里”的学生俚语。

——在某些名校，这或是一种教学常态，在耶鲁，这却是校园大忌。那一年北京某顶尖大学国学院成立，广邀国际汉学界名流出席成立庆典。操办其事的恰是我的大学同窗，因为发出了对耶鲁著名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邀请受到婉拒，知道我和史景迁个人相熟，便对接待规格层层加码（如夫妇双邀、来回机票一概头等舱等等），想让我私下里帮助说项说项。我不好拂友人面子，带着一纸“高规格”信函去见史景迁教授。老先生看完信就笑了，“谢谢他们的诚意和超常待遇。”却向我正色道，“苏炜，你在耶鲁教了这么多年书，难道不知道，学期中间，任课教授绝对不可以丢下学生去参与任何课程以外的活动吗？”

一句话，同样把我说了个大红脸。

在耶鲁，“教书比天大。”任何最有名气、地位再高的教授，都得给本科生开课，都需要拿出你的浑身解数，在课堂教学上有亮眼的成绩。正因为如此，名满天下的史景迁教授每年开课，都要成为校园的特殊景观（半年前史教授荣退，令多少误过了选修史课的学生扼腕痛惜）。他任教的中國历史课程，动辄选修的学生就达三五百人，以致他一门课的 TA（助教）人数，常常比一个普通系的教职员的总和还多。耶鲁校园内还流传着史景迁的另一段轶事：今天耶鲁校长的崇高位置，多年前，本来是校董会一致

推举史景迁出任的，但史景迁坚拒不受，曰：我适合教书、做学术研究，却不适合做行政管理。——这，正是一种“Professional”（专业化）的标准所然啊。我深信，如果没有退休，近日的纷扬大雪之中，如期开堂讲课的，一定也会有我们满头白雪的史景迁教授。

今年的雪，仿佛下疯了，一场紧连着一场。那天，我向我任教的两门课的学生讲了孙老师风雪住校、坚持上课的故事，说：从今往后，苏老师的课，也会按照教学日程走，再不会因任何风雪雷暴而改变。

二〇一一年二月六日记于耶鲁雪霁后

补记：此文写完的一年后，又有一两场百年不遇的雪灾和飓风袭击美东新英格兰，耶鲁所在地纽黑文均是重灾区。当那场世纪飓风肆虐的时候，耶鲁校方几乎史无前例地果断下令：为了保证师生安全，全校全线停课两天。在灾后复课中，另一种场景出现了：风灾造成耶鲁周围住区停电停水长达一周之久（耶鲁有自身发电厂，校区内水电一直保持正常工作），许多教职员在“自家难保”的情况下，为了保证正常的课堂教学，又一次把铺盖搬到了学校自己的办公室，连续几天吃住在学校。校方也特别发通告，对因住区停电停水造成生活不便的教职员提供特殊的照顾。

秋心再题

大约十多年前，我曾写过短文《秋心》，记述我教过的一位耶鲁华裔学生，在毕业离校五年后的中秋节当日，专门登门拜访并赠送一盒月饼的感人小故事。当时我在文后附了一首记感小诗：“天风海雨入斑斓，醉紫沉红话重山。几番浓淡几分墨，一点秋心万树丹。”

整整十年后，也就是离开耶鲁十五年后，又是十一月的金秋季节，我又接到这位名叫李逸斌（Jerry Lee）的耶鲁老毕业生的来信，告知我：他要回到耶鲁参加校友会的年会活动，“虽然日程安排很紧，我还想专程上门看看老师。”我欣然回复：“老地方见！”“老地方”——我的雅名“澄斋”的耶鲁办公室，位处耶鲁校园的一栋百年红砖小楼，书籍琳琅凌乱依旧。十年未见，小伙子却仿佛又长高了，几乎要高出老师一个头了。其实我知道是自己的错觉：从前的“小李子”如今脱尽了当年的“婴儿肥”（美国大学生都有“头一年，重十磅”之说），变成一个身材高挑、面容俊朗而思维敏捷、谈吐睿智的成熟男士了。热情相拥之后，他奉上了一瓶红葡萄酒，第一句话就是：苏老师，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孩子比你多了一个！原来这十年间，他先在华尔街投资银行任事，后到宾大华顿商学院读了一个金融硕士，随即成家立业，现在已经是鼎鼎大名的高盛投资集团的高层主管。谈起仍是十年前同一个话题：回忆当年上课的趣事，记住老师教课时的某个口头禅，哪位同学现在在哪里高就……“真奇怪，我们当年上过你课的那几位同学，现在还会不时在纽约聚会，每次聚会都会提到老师……”他忽然放慢了夹带着英文字句的语速，“你是我们大家最 favor（喜爱）的耶鲁老师，你在课堂上的 passion（激情），你对我们的 impact（影响），不但让我们一直热爱学中文，也会一直在我们的生活中

continue（延续下去）……”

我心头一震，一时竟接不上话来。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师说》）乃我华族古来为师者的职责之谓。美国大学强调“专业化”（professional），按说，语言教师的“授业”，就是教识学生一门语言，其他“传道、解惑”之责，大可不计。但对于求真求知的学生，特别是对于耶鲁这样重视“通识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有着三百年深厚人文底蕴的大学的顶尖学生们，他们对教学的要求，对课程和任课教师的期待，就绝对不止“专业知识”这么简单了。我们是一直这样教导耶鲁学生的：专业训练的成熟，物质上获得的成功，并不是你们在耶鲁受教育的目的；耶鲁坚持三百年而持之以恒的校园风范，首先就是要培育出具有完整美好人格、富有批判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具备在任何领域的领袖气质的杰出人才。耶鲁对所有本科生的课程设置，都围绕着这么一个“综合素质”培养的目标。——这，反而是和传统中国儒家“教育即育人”，“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赞天地之化育”，强调道义远重于职业的教育观，相吻合亦相映照的。钱穆先生谈中国传统教育，也强调传统儒家对通德通识的重视，“士先器识，然后文艺。”钱穆先生曾言：中国人之重师道，其实同时即是重人道。这里的“道”，其实就是人类精神的生命命脉之所在。因之，“教统”即在此“道统”上，“政统”亦应在此“道统”上。孟子言：“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教育如好雨，只要一阵好雨，万物都可以生化。——以上所引，可不就是我华族古圣贤的“通识教育”之思么？为此，钱穆先生甚至把“师道”之尊，看得比任何世俗的权势利害都更高更重：“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借，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是的，这，也正是我珍视自己幸运获得的教职、从未敢看轻似乎在大学里人微言轻的语言教师之职的缘故。在耶鲁这样的“通识教育”氛围里，作为任课教师，站在讲坛上，你又怎么能仅仅满足于专业知识的灌输呢？怎能不把“人师”的“天地化育”之责，同时也担在自己的肩头身上呢？

刚刚过去的二〇一五年，又是十月金秋。这位鬓角已略现华发的李逸